# 孙寡妇李槐寡妇思春

孙寡妇

排版：zlyl

字数：10471

儿子花烛洞房，身为父亲的李槐却在暗中偷窥，虽然隐约知道新娘似乎已经不是处子之身，但想深一层，又觉得时代不同了，要人好，是不是处子，倒没多大关系。

他越想越亢奋，心中欲火就越炽热，独身这麽多年，突然受到如此强烈的诱惑，全身血管汾张得几乎爆烈，胯间阳物胀得青筋狰狞浮突，龟头也不住地弹跳。

这时，前房又传来儿子玉山的兴奋叫声：「老婆，你看你那里抽搐得多利害！

红艳艳、滑搀搀，又不住地蠕动张合，依我看，刚离水的鲤鱼嘴都没有这样急促。

呵！它还在吐水哩！「

他应该是摆脱了新娘子的怀抱，正在弓开她的阴唇，欣赏着阴户经过一轮剧烈的抽插后，濒临高潮时的神奇性变化。

与此同时，春桃亦羞涩地娇嘌道：「嘻嘻！你别净说人家，你自己看看你那东酉，多恐怖呀！硬梆梆，凶霸霸，整条东西青筋暴现，那头儿胀得像蘑菇，还流着口水哩！吓死人了！」

「老婆，给我伸手插进去掏掏好不好呢？」

春桃娇羞地低声说道：「要轻一点哦！手指头可不比那东西，会抓痛人哩！

哎呀！你看，这一停，你那东西又开始软下来啦！来，我帮你搓搓。「

李槐听到一对新人如此亲热地浪言淫语，神智几乎陷于紊乱，再亦顾不得长辈的尊严，轻轻戳破板缝中的墙纸，凑过眼去偷看。

不料这一看，直教李槐差点脑充血。但见儿媳妇胸前一对巨乳，比刚刚从蒸笼里拿出的白面包子还要饱满圆润，薄皮细肉的，令人馋涎欲滴。更叫他销魂的是，她一双被阳光晒成古铜色的修长而健康的大腿，倍添青春野性的诱惑。但最要命的还是那阴毛密布的风流小穴，又红又嫩，在灯光映照下反射出柔和的光泽。

李槐的嘌吸骤然停止，一颗心几乎跳出胸腔！他深深吸口气，睁大双眼凝视，却见儿媳妇春桃轻轻叫了一声，双臂舒展，把玉山环抱着倒在自己赤裸裸的肉体上，然后伸手探到他的胯间，捉住他的阳物塞进自己的阴户中。

李槐再亦不克自制了，急急穿上裤子，悄悄摸出房，打开后门，向隔壁王大婶的牛拦摸去。他轻手轻脚地溜进牛栏，扯住母牛的头，将牛身倒转，背向料槽，然后自己站在料槽上，松开裤跟带，手握住牛尾将牛屁股扯近自己胯间，一手扶住自己的硬挺阳物凑向母牛的牡户，一头在牡户周口打转揩磨，接着把屁股向前一挺。

母牛叫着，后脚不住踏步，屁股左右摆动。李槐紧紧地捉住牛尾，气喘喘地扶着阳具朝母牛牡户顶撞。经过一番纠缠，好不容易才插了进去。

李槐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双手捧住母牛屁股，急剧地抽插着。母牛似乎亦因阴道得到磨擦而产生快感渐渐安定下来，轻声呻叫。

李槐得意地弄干，一边着双眼，在脑海中搜索适才所见的儿媳妇春桃的肉体和媚态，口中哼哼秸秸地呻吟着。

正在怡然销魂之际，突然，在鸟沉沉的黑暗中，突传来一串令人毛骨耸然的冷笑。

李槐这一惊吓实在非同小可，刹时间血液倒流，头晕脚软，硬胀的阳物也瞬即萎缩下来，几乎连卵袋都缩入小腹中，整个人则差点儿跌落料槽。

冷笑声犹如夜鹰啼鸣，自远渐近，眨眼间一团黑影己掠至李槐跟前。李槐吓得连裤子都忘记提起，一声问道：「是谁？」

黑影嘿嘿冷笑，沉声问道：「你又是谁？叁更半夜溜进别人家牛栏干的好事？」

李槐知自己丑事败露，慌忙提起裤头跳下料槽，掉头就跑。

黑影又是一串寒意刺骨的冷夫，喝道：「李槐，你再跑，我马上就把你半夜里强奸王大婶母牛的事扬出来！」

李槐满头满头冷汗淋，颤声地说道：「你。你是孙寡妇吧！你可别含血吭人！

我那里会干这样的丑事。「

来人正是榆树巷的孙寡妇莹莹，她和李槐一样，独居在家已近十年，守着现在已经十六岁大的女儿过着孤灯独枕的凄清生活。

她年方叁四十岁，正值狼虎之年，怎堪忍受那情欲的煎熬，她亦曾经再嫁过，但天意弄人，再嫁不到一年，继夫就死于疾病，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甚麽缘故，继父和前夫的死因竟然一模一样。于是，人们或视她为白虎星，或说她是骚狐狸转世，专吸男人的精血。后来便成了「生人勿近」，即使是心心念念想续弦的李槐，亦不敢打她的主意。